



【教育管理】

新加坡教育治理体系探析

刘训华 周洪宇

【摘要】新加坡通过不断的教育改革为其成为高度国际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教育治理的内容和理念值得关注。新加坡教育治理总体特征是政府强势主导、社会积极配合、民众有效参与。精英教育是其总体内核,效率优先是制度运行的重要特色,逐层竞争制是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实质是英式现代教育与中国考试传统的有机融合。新加坡主张因材施教,重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新加坡通过各种类型政府奖学金等方式构建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国民教育资助体系,并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于精英教育,包括对国际学生的培养。由于教育类型与层次的交互性差,该治理体系易导致阶层固化、缺乏活力。

【关键词】新加坡;教育治理;精英教育;政府投入

【作者简介】刘训华,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浙江 宁波 315211);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比较教育研究》(京),2016.10.20~26

作为著名的国际化城市和世界金融中心,教育在新加坡跨越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截至2015年11月,新加坡常住总人口为553.5万,其中包括337.5万的新加坡公民和52.7万的“永久居民”,^[1]在这个城市国家中,竞争性强的基础教育和高度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成为新加坡教育的外在表征。在人少地小的国家里,新加坡教育治理别出蹊径,走出一条具有自己国情特色的道路。教育内容及核心理念源于西式欧美教育,同时因考试选拔和重视学历,使其在表现形式靠近东方的中国传统考试文化。

一、逐层竞争制:新加坡教育运行的表现形式

新加坡教育部代表国家进行教育治理工作,为国家发展服务。其职责在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人尽其才,为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充分发挥其潜力及学习热情。^[2]新加坡教育体系促成了教师、学生、家长、学校、机关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共同培养、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新人。^[3]新加坡教育治理的出发点强调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

和谐。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以来,新加坡教育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存驱动的教育(1959~1978年);二是效率驱动的教育(1979~1996年);三是能力驱动的教育(1997年至今),此阶段也有称之为创新驱动的教育。^[4]新加坡教育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作为英联邦国家,新加坡教育治理是英式现代教育与中国人才甄别录取传统的有机融合。新加坡一方面积极追寻欧美国家的发达道路,迅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作为华人占主导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内容被新加坡有选择的保留和改造。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阶段。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中学后教育,有学术型和职业技能型两大类型。

学前教育阶段为非义务教育,不受政府扶持。新加坡的私立幼儿园非常普遍,其学费一般较高。新加坡是高度国际化社会,多元文化教育在学前教育已



有体现。幼儿教师通过掌握相应的知识、技能,以其积极的态度,形成教室的多元文化。^[5]这些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构成的私立幼儿园,多位于政府所建组屋的一楼或地下室。新加坡政府注重发展与完善更广泛的幼儿园课程行业质量,并建立与儿童年龄相适应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

小学教育为义务教育。六年的小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基础教育,五至六年级为方向教育。三年级学习科学,四年级末开始学业水平考试,考试科目主要有华文、英文、科学、数学等。分流考试后,五六年级根据学生能力被分为不同语言源流渠道。小六会考试卷是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小离校考试(PSLE),所有学生必须参加。政府在加强小学课程管理的同时,还注重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艺术、音乐、体育等领域的兴趣和特长,并将突破点放在户外教育,培养学生的坚韧性。^[6]

中学教育阶段。根据小六离校考试成绩,分为四年的快捷班和五年的普通班两种类型。高分者可以读快捷班,四年后参加新加坡剑桥‘O’水准^①考试,在就读过程中,如果成绩退步,可以进入普通班。普通班读五年,第四年参加教育部的‘N’水准(初级水准)考试,成绩优秀者可以参加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中学的四年或五年学习年限由学业水平的测量来决定,这与新加坡崇尚精英教育的理念相关。

中学后教育阶段。中学后教育包括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s,相当于大学预备班)、理工学院(Polytechnics)及工艺教育学院(ITE)。读完中学,通过‘O’水准考试的成绩优秀者就读初级学院,也可以选理工学院。读完初级学院上不了大学的,可以读理工学院,只读2年。中学后的学术型(academic)教育由初级学院和高级中学提供。职业技能型(technical)教育由大学中的培训学院、工艺教育学院和工艺学院提供。中学后,教育成绩一般的学生读三年制的理工学院,即比较实用的大专课程,毕业后获得理工学院文凭(Polytechnic diploma)。成绩较差的学生读工艺教育学院。工艺教育学院为中学毕业生及成人提供知识和技能,为新加坡工业发展培养训练有素的工人。新加坡国小人少,公民或永久居民年满18周岁后必须服兵役,学校开学时间固定,利于安排服兵役时间。

大学教育阶段。新加坡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和南洋理工大学(NTU),还有新加坡政府认可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和新加坡管理学院(UniSIM)。进入新加坡大学一般要在读完初级学院后参加‘A’水准考试^②。通常,本科三年拿到大学文凭(含普通学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可再读一年荣誉班并获荣誉学位。新加坡学生读大学的比例并不高,新加坡政府并不热心于普及民众的大学教育。社会对高学历人才却比较看重,国外优秀学生在新加坡大学可享受助学金,毕业后如在新加坡工作会有底薪保证,但有一定的服务期。

研究生教育阶段。硕士一年制,普通学位者即可申报。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需三年,本科毕业直博或在职读博可适当延长年限,但不得超过八年。研究生教育作为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面旗帜,新加坡政府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投入很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新加坡的很多经费用来资助国际学生在新加坡的求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这对于提高新加坡大学的学术水平起到很大帮助。

整体而言,新加坡教育的知识体系如考试内容及标准来自欧美国家,同时中国考录传统在运行中得到极大体现。

二、因地制宜:新加坡重视实效的教育文化

新加坡人才培养的思路源于对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思考,在操作层面上能够因地制宜,根据新加坡国情完善相应的教育措施。

(一)既追求全人教育,又深受应试教育影响

新加坡政府重视培养学生面向21世纪全球化的综合能力,包括公民素养、全球意识和跨文化技能、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交流、协作和信息处理能力等。^[7]新加坡教育强调因材施教、人尽其才,21世纪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初级学院(JC)课程体现。

在学生的兴趣和天赋的基础上,政府注重从小培养学生们的生活技能,减少学生对成绩的过度关注,使学习更有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维持他们的好奇心,培养创新精神。^[8]但新加坡教育体系层级分明,融合了不同元素的特点,充满竞争性。由于考试的竞争性强,中小學生要学习的内容很多,而在校时间有限,因此中小学很多采取的是填鸭式教学。



因为小六全国性考试,一些学校在小五就已经完成小六的全部课程,小六用来做题应考。

(二)小学入学规范有序,教材编写充满活力

新加坡的义务教育有 10 年,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在进入小学的选择过程中,当报名人数大于招生数时,新加坡政府根据自愿选报、家长属性、家校距离的原则,优先保障新加坡公民(SC)、永久居民(PR)子女入学,非公民和永久居民子女则处于第三顺位,儿童获得选择学校的优先权的前提是在其注册地居住至少 30 个月,^[9]这些措施保障了儿童进入小学的有序性。课程大纲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教材根据大纲编制,教材编写商积极争取进入政府教材名单。中小学校在教育部批准的教材清单(ATL)中进行选择,校长、部门及学科负责人为学生选择适合的教材,经批准的教材清单每年 8 月中旬更新。^[10]新加坡中小学教材编写既要遵循学生需求,同时又要面临市场的选择。

(三)教育信息和资源公开透明

新加坡教育信息公开透明,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公开与教育有关的信息及数据、教育体系、学生入学、教师入职以及相关教育新闻等内容,详尽全面。学校的信息公开也比较扎实有序。这些信息的公开透明便于民众了解相关教育信息,监督政府的教育治理举措。

(四)新加坡课外培训体系富有特色

新加坡课外辅导有着政府治理的痕迹。新加坡虽然禁止教师向自己已经负有职责的学生提供课外辅导,^[11]但并不排斥在职教师进行校外辅导。新加坡的华人家庭较为重视教育,马来人家庭则多顺其自然。华人家庭的学生无论成绩好坏,大多数要进行补习。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与中国和印度学生相比,马来族学生成绩糟糕,政府对教育成就的种族不平衡感到担忧。于是,政府提供经费资助,让马来西亚/穆斯林儿童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Malay/Muslim Children)提供课外辅导。政府还允许委员会利用公立学校在放学后开展课外辅导,并对志愿或低收费的辅导老师进行培训。^[12]在促进课外辅导发展的同时,政府还规定,学校教师若想从事每周六小时以上的课外辅导,就必须获得许可,且不得为

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生提供服务。^[13]但实际上这些限制性条例未得到严格的执行,也没有课外辅导质量方面的规章。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这样能够提升学校的考试成绩。学校可以补课,但不能收费,学校补课对家境贫寒学生有一定的意义。

(五)新加坡教师薪水总体水平较高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新加坡经济繁荣,因为其他行业的工资比教师高,许多教师纷纷离开学校到相关部门工作,后来政府提高教师工资,并拉开档次,^[14]定期为教师加薪,这一局面很快得到扭转。据《联合早报》报道,2015 年 10 月起,约 3 万名教师将获得加薪,增幅介于 4%~9%,教育部上一轮调高薪金是在 2012 年。^[15]新加坡教育部 2016 年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的教师起薪为 3,100 新元至 3,500 新元。新加坡教师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奖金包括非退休金的年度津贴(俗称 13 个月奖金)、绩效奖金和其他浮动奖金。^[16]2015 年,新加坡人的月总收入平均为 3,949 新元(含雇主缴纳的公积金),^[17]根据工资构成及随着工资年限不断增长的工资额,可推断出,大学毕业的教师收入应位于社会收入的中等及以上。而在新加坡的公立大学教师薪资更高。笔者 2015 年在新加坡了解到,副教授月薪在 10,000 新元以上,教授月薪在 12,000 新元以上。新加坡教师总体来说,学历越高,工资水平越高。

总体而言,新加坡具体治理举措是根据教育实际需要出发,不太拘泥于传统和教条,这形成了新加坡重视实效的教育文化。

三、注重投入: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重要手段

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发展的第一位要素,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服务于社会。国家在学生教育发展的各阶段,通过多次选拔考试,完成了“精英”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一般劳动者等各类人力资源的鉴别、开发和培养工作。^[18]新加坡是政府主导资源的社会,政府决定着教育治理的具体实施,并根据需要进行微调。国家发放奖助学金,发放对象覆盖到几乎所有的学生,并为学业优异者和贫困生提供更多经费支持。

根据义务教育法,出生和居住在新加坡的公民



被要求按照规定进入国民小学学习。2016 年的数据表明,新加坡政府自 1993 年起启动的教育储蓄计划为新加坡儿童从进入小学开始提供接受政府资助的机会。教育储蓄计划(Edusave Schemes)分为小学教育储蓄奖学金(ESP)、中学教育储蓄奖学金(ESSS)、综合方案学校教育储蓄奖学金(ESIP)、初级学院、私立学校教育储蓄入学奖学金(EESIS)、教育储蓄(独立学院)年度奖 E(IS)YA 等类别。

在小学、中学、大学等各层级学校,政府通过教育储蓄奖对学生进行资助。如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EMB)、良好进步奖(GPA)、良好的领导和服务奖(EAGLES)、教育储蓄品质奖(ECHA)、成就奖、特殊教育学生奖等。以教育储蓄计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政府奖学金制度,体现了新加坡政府对各级教育层级的针对性投入。

如表 1 所示,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各阶段都设有政府基金,引导学生积极求学。同时,还有面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Edusave Merit Bursary(EMB)。根据新加坡教育部 2016 年数据显示,课程成绩位于年级段排名的前 25%,同时家庭月总收入不超过 6,000 新元或者人均家庭收入不超过 1,500 新元,可获得 EMB 的资助。具体发放补助标准为小学一到三年级 200 新元,小四至小六 250 新元,中学一至五年级 350 新元,大学预科 400 新元,工艺教育学院 500 新元。^[19]

通过国家权力强化国家认同。新加坡在通过教育来实现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学生公民意识和竞争力的培养。新加坡教育成功地培养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社会认同。如 1997 年新加坡在全国学校体系中实施国民教育(The National Education,简称 NE)计划,灌输国家认同和价值观。政府通过不同形式,使得学校教师与他们的学生一起,在共享国家认同感上扮演重要角色。^[20]在公民教育方面,新加坡通过参与公民教育的形式,将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上从经济实用主义转向社群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从政治理性出发,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公民教育,通过早期社会化来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价值,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21]有研究表明,新加坡教师理解与实践公民教育分三个层面,即定性为民族主义、社会关注和面向人,这反映出新加坡公民教育格局。^[23]

表 1 新加坡教育储蓄奖的奖项、目的和奖励对象^[20]

奖项/奖学金	目的	奖励对象
良好进步奖(GPA)	认可学习成绩提高显著的学生	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工艺教育学院
良好的领导和服务奖(EAGLES)	认可课外活动、社区服务表现出色的学生	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工艺教育学院
学生基金	年度有贡献的学生	小学、中学、大学预科
教育储蓄品质奖(ECHA)	认可通过行为和行动展示优秀个人品质的学生	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工艺教育学院
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工艺教育学院	认可每所学校每个层级的学术表现最出色的学生	小学、中学
独立、综合项目学校的教育储蓄奖学金(EESIS、E(IS)YA、ESIP)	独立、综合项目学校的教育储蓄奖学金(EESIS、E(IS)YA、ESIP)	中学、大学预科

2016 年,代理教育部长黄志明在谈到新加坡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时指出:“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积极创新的思考力、强烈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我们需要帮助学生拥有适应社会的、弹性的和形成团体凝聚力的能力。”^[24]教育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为学生发展寻找新的思维定位。

新加坡教育改革不断适应形势的需要,包括体制上的学校组合、改善学校空间、建立卓越模式、小学分流调整等,也包括课程上的班级人数削减、思维课程增加、母语课程调整等,教师方面拓展新的发展渠道、提供水平管理系统、增加教师数额、增加接触社会的机会,同时还注意在硬件上不断加以改善,不断建立新的学校等。

建立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机制。学校卓越模式(SEM,即 School Excellence Model)始于 2000 年,作为学校自我评估的一种模型,要求学校自我审视影响教育结果的关键构成,包含领导者、学生基础、关键信息绩效等三大系列九个要素。在学业测评上,充分重视第三方的测评手段,以剑桥的‘O’水准和‘A’水准作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方式。新加坡学校还重视排名对于学校的促进和激励作用。从 1992 年开始,新加坡建立学校排名系统,为家长提供学校排名信息以便于更好地选择学校,使得学校有争优改良的动力。排名也从最初单纯的学术成果演变为同等类型排名,数据涵盖学生增值性、性格培养、体育、艺术成就等要素。

无论是教育治理的战略举措还是庞大而系统性



的教育投入,新加坡政府既能够做到廉洁高效,又能保证其投入产生持之以恒的效应,包括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1970年代中后期,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生了更多技术密集型产业,这要求职业教育跟上全球经济更加综合和动态的步伐。^[25]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办学精良的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为国家培养所需的技能型人才。

四、精英理念:新加坡教育治理的主要特色

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总体理念是精英治国,落实到教育层面,主要是执行精英教育理念。在整个新加坡教育运行体制中,精英受到高度重视和精心栽培,倾向于精英的学校制度形成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在新加坡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精英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5%左右。新加坡社会最为倚重的精英人士是新加坡逐层考试中的优胜者,这批学生以政府名义被送到世界名校培养,回来可以有高级职位,可能被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邀请,迅速完成由学习精英向社会精英的转换。如果这些学生工作出色,还可以竞选议员,迈入新加坡的上流社会。

英语是新加坡唯一官方语言,完善的英语教育促成新加坡成为全球城市。政府注重在华语、马来语或泰米尔语的基础上,整合国际化成分,将英语教育提升到重要位置。国家优先英语教育,强调信息处理和有效的沟通技巧,形成学生必要的国际化能力。^[26]新加坡教育国际化程度也是非常罕有,在面积如此之小的国家,能够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两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这与教育治理制度设计中对国际学生的倾斜相关,新加坡能够不分国家、种族接纳世界较为优秀的国际生源,可见其教育顶层设计的视野和自信。

在对待华语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策略是先强硬而后缓和。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最初华文学校被强制关闭,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强行融合。尽管华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今天的华语仅为华人母语和街头巷尾的交流语言,在新加坡主流场合使用的语言,包括所有教材及官方文献均为英语表述。有研究表明,新加坡官方的双语(英语与母语)教育政策使得大部分孩子的教育通过非原生媒介与他们的

“母语”对接,导致了戏剧性的语言变化。^[27]

新加坡将课程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侧重点。例如在小学高年级阶段,“有效参与”是教育部鼓励教师反思教学、调整课程以适应自己学校的学生需求的发展策略。同时,自主学习策略强调学习是形成性发展构成,教学与评估为学生学习和自我完善指明了方向。1979年,李光耀曾说,新加坡的教育致力于“开发孩子的最大潜能,以便他将来成为优秀人才,有用的公民”。^[28]1997年,时任总理吴作栋提出了关于“思维型学校,学习型国家”,认为“未来充满激烈竞争……新加坡对迎接这种未来的挑战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环境,包括学生、教师、家长、工人、公司、社区组织和政府”。^[29]在此讲话基础上,新加坡教育部不断审视其五大职责:教育体制与结构、将思维技能融入学校课程、评价方式、教师的新职业发展与工作动力、改善学校环境等。比如在小学,这些改革理念具体化为加强初等教育的基础部分、提高课程与结构的更大灵活性、进一步下放教育管理权、减少师生比等,此为新加坡当今阶段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框架。2004年,总理李显龙对新加坡的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提出“需要一个质的改变,一个重大飞跃,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达到完全不同的教育结果。此乃我们正在致力于更灵活的、更多元化的教育体制的原因所在……我们对学生的教授一定要少一些,以便使他们学习到的东西更多一些”。^[30]

新加坡教育治理的特点在于相信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差异性,注重因材施教,并在具体教育实践予以体现。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于精英,实施精英治国。通过有限资源建设教育高地,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新加坡教育的局限性。新加坡逐层竞争性的教育体系较为残酷。教育是决定新加坡人的社会分层的主要手段。新加坡社会的文凭印记比较严重,同一层次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流通性差,社会分层过早,过度依赖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使得社会固化,缺乏活力,持续创新动力不足。虽然新加坡职业教育在发展,但职业教育在形象上没有太多的改善。中产阶级在开发自己的特点、品味和价值观的同时,政府的精英理念和政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31]



注释:

①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O’LEVEL, 简称 GCEO-LEVEL, 是 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Examinations 的缩写, 该考试是由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统一考试, 考试成绩为英联邦各国承认和接受。

②新加坡剑桥‘A’水准考试——‘A’水准考试, 简称 GCE A Level, 即 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该考试是目前新加坡政府公立大学入学的资格考试, 此考试一年举办一次, 考试成绩为英联邦各国承认和接受。考生也可以用获得的成绩为标准申请进入英国等国家的知名大学。

参考文献:

[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Latest Data [EB/OL].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latest-data#14>, 2016-01-18.

[2]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Education System [EB/OL]. <http://www.moe.gov.sg/education/>, 2016-01-22.

[3][6][8]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MOE's Addendum to President's Address 2016[EB/OL]. <https://www.moe.gov.sg/news/press-releases/moe-s-addendum-to-president-s-address-2016>, 2016-01-19.

[4][28][29][30]何和鉴.新加坡教育:强调学习质量强调学习选择性(国家教育状况报告,2006)[M].林立,新加坡:新加坡 NIE 图书馆,2006.11.15.15.11.

[5]Berthelsen, D., & Karupiah, 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e Understanding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Singapor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2011, 36(4): 38 ~ 42.

[7]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EB/OL].<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cation-system/21st-century-competencies>, 2016-01-18.

[9]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Allocation of Places [EB/OL].<https://www.moe.gov.sg/admissions/primary-oneregistration/allocation>, 2016-08-12.

[10]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Approved Textbook List [EB/OL].<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syllabuses/approved-textbook-list>, 2016-08-12.

[11][12][13]马克·贝磊.直面影子教育系统:课外辅导与政府政策抉择[M].丁笑炯.巴黎: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 2012.70.41.87.

[14]孙毓洁.新加坡教育见闻[J].外国教育, 1988(2):43-47.

[15]明永昌约 3 万名教师 10 月起加薪[EB/OL].<http://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50818-516086>,

2015-08-18.

[16]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Salary Scale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ficer (GEO) [EB/OL]. [https://www.moe.gov.sg/careers/teach/salary-benefits/salary-scale-for-general-education-officer-1-\(geo-1\)](https://www.moe.gov.sg/careers/teach/salary-benefits/salary-scale-for-general-education-officer-1-(geo-1)), 2016-08-10.

[17]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Gross Monthly Income From Work[EB/OL].<http://stats.mom.gov.sg/Pages/IncomeSummary-Table.aspx>, 2016-05-31.

[18]冯华.考试在新加坡基础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J].中国考试, 2006(05):48 ~ 50, 53.

[19]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Edusave Merit Bursary (EMB)[EB/OL].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save/edusaveawards/edusave-merit-bursary-\(emb\)](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save/edusaveawards/edusave-merit-bursary-(emb)), 2016-01-22.

[20]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Edusave Scheme: Funds, Grants and Awards[EB/OL]. <http://www.moe.gov.sg/education/scholarships/#edusave-schemes>, 2016-01-22.

[21]Wang, C. K. J., & Liu, W. C. Teachers' Motivation to Teach Nation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pproa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8,28(4): 395~410.

[22]Weninger, C., & Kho, E. M. The (bio)Politics of Engagement: Shifts in Singapore's Policy and Public Discourse on Civics Education. 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35(4): 611 ~ 624.

[23]Sim, J. B. Y., & Print, M.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ingapore: Controlling or Empowering Teache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9, 35(6): 705 ~ 723.

[24]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Speech by Mr Ng Chee Meng, Acti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Schools) at the NIE Teachers' Investiture Ceremony,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B/OL]. <https://www.moe.gov.sg/news/speeches/speech-by-mr-ng-chee-meng-acting-minister-for-education-schools-at-the-nie-teachers-investiture-ceremony--at-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1>, 2016-07-04.

[25][31]Chong, 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Meritocracy and Hidden Narratives. 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35(5): 637 ~ 648.

[26]Choo, S. S. Toward a Cosmopolitan Vis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Singapore. 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4, 35(5): 677 ~ 691.

[27]Dixon, L. Q. Assumptions Behind Singapore's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Policy, 2009, 8 (2): 117 ~ 137.